

跨界創作 多元激盪

— 2012 新人推薦特區

文 | 高子衿

圖 | 蔚龍藝術



01



02



03



04

2008年由文化部首度主辦，徵選出八位35歲以下且無畫廊專屬代理約的藝術家，參與當年的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「Made in Taiwan—新人推薦特區」展出，此舉不但提供年輕藝術家曝光的機會，也因為藝博會在全球藝術產業中，逐漸成為雙年展與美術館之外一個瞭解當下藝術動態的重要區塊，故而吸引了許多重要的畫廊業者、美術館專業人士與收藏家前來，搭接起台灣藝術新血與市場之間的橋樑，無論能夠締造出亮眼的成交率及金額，或是以此提高藝術新秀的能見度，有待後續其他展覽邀約，在在都是讓創作者們能夠更有信心向專業藝術家職涯邁進的支持。

今年入選的藝術家為廖柏丞、鄭亭亭、游雅蘭、周代焯、康雅筑、黃致傑、徐夢涵與戴翰泓等八人，由專家學者及業界代表所組成的評審委員一致認為，本屆入選中除了高達三位具有建築專業背景，創作媒材亦涵蓋繪畫、版畫、攝影、新媒體、立體雕塑等，至於探討的議題範圍更是廣泛，從環境自然、自我感官身體，到城市與國族的記憶想像皆有涉及，故而激盪出不同於往年的創意火花。其中，游雅蘭、鄭亭亭、徐夢涵與戴翰泓等人，皆有作品被國立台灣美術館的「青年藝術作品購藏計畫」所典藏，而令人驚喜的是，廖柏丞不但有兩套各11件的攝影作品被台灣藏家購買，甚至連其新人特區的展位對面，一家吉隆坡畫廊所代理的著名雕塑家Amin Gulgee，也私人購藏了他的作品。

重思技術、藝術和日常生活之間的連結

三位來自於建築訓練背景的創作者，作品從實體的建築物

到概念性的空間，或是從手工打造技術到數位演算下的結構體，皆與身處在或是使用空間之人的心境有所呼應。廖柏丞的「遺忘」系列採用數位技術，將台北的熱門景點影像加以扭曲，原先以樑柱結構搭建而成的堅固實體，「融化」成快要流淌而下的液態狀物質，也逐漸抹除其獨特得以辨識的面目，藝術家試圖在資訊快速消融的當代社會，提醒我們對於日常風景和生活記憶的感知，因而，這個隱喻並不孤單，它可能來自於台北城市，卻也未必僅止於此地。整個城市正在瓦解鬆動，而過去由權威、系統或信仰所建造的巨大建築身軀，亦正逐步隨著人們的心之所趨而進行面貌更動。

黃致傑對於以邏輯思考和科技來解決難題的方式特別感到興趣，他認為「科技對我而言是重現生命特徵的魔法」，因而他抱持了一種對科技充滿樂觀和期待的態度。他觀察自然界生物的外貌與生理系統，擷取仿生技術作為互動裝置作品之運作方式，讓科技擁有生命特徵，例如彷彿會呼吸的吊燈和具向光性的燭台等，將自然生態的活力注入原先冰冷的程式結構，實踐藝術家對於未來世界萬物有靈論的想像與期盼。戴翰泓的作品兼具材質先天上的優美線條造型，以及創作者對於事物本質的抽象思考，他以「界線」為旨進行一連串「探討人們價值觀中對於界線思考的相對性」試驗，例如在自然的樹幹上橋接椅子，或是為一般家具的桌腳接上由樓梯組構而成的室內外空間，抑或是自然與人為、廢棄與可用、一般固定的視點與截然不同的風景等，藝術家試圖說明，不同的形體卻同樣出自於木質，故而價值因人的選擇而異，界線的概念也不再絕對。而將藝

術科班出身的周代焯列入此範疇討論，主要是因為在他「全球寂靜」的系列當中，以平塗的圖層與幾何的線條呈現有如地表型態、紋理等空間感，回應他在日本「311大地震」之後對於自然、災難議題和土地與人的情感關注，這些「發想來源自地震後不再穩定的土地、造假的新聞訊息和長時間的新聞時段」，在個體與世界之間、網路世界中不斷繁生的數位影像與現實地貌之間，以不同座標的碎片型態於周代焯的作品中建立起一種新的關係。

符號系統的可交換性

鄭亭亭與康雅筑兩位藝術家，則有在各國城市多次駐村與展覽的相似經歷，皆體驗了因語言或是文化隔閡所帶來的各種情境，進而將創作延展到因不同對立所帶來的衝擊與學習，特別是兩人選取的媒材物件常帶有共通特色，例如將具有隨手棄捨性的文字圖像載體，裝裱轉化成恆久存之物質，又或是使用文化符號開啟與他人可互通或是無法觸及等課題。在鄭亭亭的《非志願性讀者》作品中，描述自己旅居歐洲時的經驗，只要走在大街上，不時就會拿到各式各樣、形形色色的資訊單張，這些隨手取得的報紙，可能是隨機的行銷，或是純然擦身而過的陌生語言，她將這些報紙從側面拍攝，讓它成為缺乏訊息與無法被閱讀解碼的圖像物質。康雅筑在日本駐村時，則留意到夜晚隨處都可見得情色廣告招貼，但在清晨過後卻集體消失，故而她特意採用情色漫畫紙頁來製作端莊秀麗的日本和

服空殼，藉此探討日本民族表面的恭敬有禮，與內心渴望釋放的慾望情慾之間的拉扯，以及女性在權力關係上的身分虛無。

心靈缺空的安全感

徐夢涵與游雅蘭這兩位仍就讀於台北藝術大學碩士班的創作者，各自皆有與自身相涉卻又存在著某種隔閡的心靈失落，故而回到自我營造的私人空間，將縈繞心中的記憶與感受，在不願被他人正視的情境下訴說（兩人作品中的人物時常都看不清頭或臉部）。有一段時間曾長期住院的她，窗邊不時擺放探訪的鮮花，窗外的蝴蝶想要接近鮮豔的花朵，卻礙於玻璃窗的阻隔，窗內的徐夢涵卻因為生病的軀體而無法自由行動。過去的生病經驗在她的畫面中留下了蝴蝶、血液、蒼白身軀等隱含逝去意涵的元素，同時亦改變了徐夢涵的創作風格與對生命本質的看法。游雅蘭常以木刻版畫來捕捉、描繪一種把人與他的同類所隔開而變得孤獨的空間，畫面中時常出現具有寧靜與重生意味的湖泊，與散發著光亮的出口，然而，環旋的湖泊也可能令人找不到出路、未知的出口則讓人一路上顛簸不已，同一個意象的雙重曖昧性，可能源自其「童年經驗產生的不安全感、心中缺失的一塊」，而鮮豔的色彩相對於濃重的線條，則強調出了這股內心不安情緒的衝突張力。